

325787
-027364-



回忆列宁

蔡特金著

回 忆 列 宁

蔡 特 金 著

馬 清 槐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年·北京

Клара Цетки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5年俄文本譯出。

回 忆 列 宁

〔德〕蔡特金著

馬清槐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7}{8}$ ·字数53,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号3001·501 定价（六）0.26元

目 录

前言.....	1
克魯普斯卡婭的序.....	2
回忆列宁.....	6
筆記摘录.....	48
列宁与群众.....	82
簡要注釋.....	87

前 言

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回忆列宁”这本小册子的这一版里，收入了以前在联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版本里已經發表过的几篇东西：“回忆列宁”（1924年1月）、“筆記摘录”（1925年1月）、“列宁与群众”（1929年1月）以及克魯普斯卡娅的一篇序。

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回忆录里，講起1920、1921和1922年她同列宁的会見，叙述列宁对艺术、文化、国际妇女运动、德国革命运动和其他許多問題的主張。

克拉拉·蔡特金是国际工人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她关于列宁的回忆，可以帮助我們研究偉大列宁的生活和活動。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克魯普斯卡婭的序

克拉拉·蔡特金的关于列宁的評論和回忆，具有特殊的意义。蔡特金本人是为工人階級事業而奋斗的最杰出的战士之一，是世界革命运动的突击队员。去年，在克拉拉的75岁誕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写信給她表示热烈的敬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75岁誕辰向国际工人运动的老战士、無产階級革命的热烈宣揚者、共产国际最年長的領袖、苏联劳动人民群眾的朋友和同志、为妇女一女工的解放而奋斗的战士，致以热烈的布尔什維克的敬礼。作为恩格斯的战友，你对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并且竭尽自己的才智，抱着革命的热忱，起来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当世界大屠杀爆發的时候，当第二国际的台柱們厚顏無耻地把自己套在帝国主义的战車上的时候，在那些日子里，你同列宁在一起，同罗莎·盧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在一起，高举起了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那些日子里，当世界反革命势力企圖扼杀世界上第一个無产階級国家的时候，你也是同我們在一起的。当敌人威胁着苏維埃国家的时候，你作为苏联的忠心耿耿的朋友，始終站在战斗的崗

位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热烈地希望并坚定地深信，你还将站在共产国际的最前列繼續奋斗許多年。”这个願望不曾有机会实现，蔡特金甚至沒有活到76岁，可是她一生的最后几个月，光輝地說明了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鑒定是多么正确。

蔡特金曾被选入德国国会，她是最年長的国会議員，并且作为最年長的国会議員，她必須主持国会的开幕式。誰也不以为她会能做这种事情。当时她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休养所里，只能費勁地勉强从床上抬起一点身子，她的体力已經衰竭了，她每分鐘都在喘着气。可是当德国共产党写信給她，希望她最好能够前往时，她一分鐘也沒有犹豫：她准备了樟腦和其他維持生命的藥品，鼓起最后一点气力，动身到德国去了。她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險在威胁着她，那就是她很可能被法西斯分子抓起来，甚至杀死。这种情况沒有能够阻擋住她。她使出了全部最后的气力，以其始終不渝的共产党员的輝煌演說，主持了国会的开幕式。通过国会的首腦，她向德国的劳动人民群众講話，对他們談起俄国，談起斗争的必要性，也談起社会主义革命。蔡特金用这样几句话来結束她的發言：“我現在履行最年長的国会議員的責任，在这里主持国会的开幕式，同时我希望：虽然我目前病体虛弱，我將來还会有机会以最年長的成員的資格，主持苏維埃德意志的第一次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回到俄国以后，蔡特金覺得体力十分衰頹，可是她沒有放弃工作。她在患病和临危的时候还用口述笔录的办法著述了

“列宁給全世界妇女的遺教”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結束語是：“偉大的目标照耀着世界。历史性的时机要求最坚决的斗争。它威严地向女無产者們、劳动妇女們指明：要小心，認清，行动，斗争，再斗争！偉大的时机不容許那种認為妇女具有局限性的狹隘心理。千百万無名的战士們，大家一起前进吧！你們必然会取得胜利。你們必須站到列宁遺教的国际执行者的行列里，站到他的不朽学說和事業的繼承者的行列里。你們要不愧为列宁事業的繼承者，不愧为他的学生。”

5月1日至2日，我到蔡特金那里，跟她講起集体农庄男女庄員代表大会的情况。之后，她写了一封信給克拉斯納亞·巴赫拉的集体农庄女庄員們，談到集体农庄建設事業的重要性，并且說：斯大林同志在集体农庄庄員代表大会上关于集体农庄妇女的演說，应当使她們感到鼓舞，并成为行动的指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爱和器重蔡特金，認為她是个热情的革命家，是对馬克思的学說理解得很好、很深刻的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战士；并且他喜欢同她“傾心地”談談他所很感兴趣的一些問題，談談他所沒有正式發表过的一些意見。他同蔡特金談到艺术，談到文化建設，談到国际妇女运动，談到德国运动等等。他很高兴同她談这些問題，因为他知道：她对这些问题經過很多思考，她問題提得广泛，并且她会理解他所談的东西。

克拉拉关于列宁的回忆，她的論述列宁的文章和演說，

談到她給予列寧以多么崇高的評價，她對蘇維埃國家感到多么親切和親近，在我國廣泛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她多么嚮往。蔡特金所寫的關於列寧的文章，和我們寫的有點不同：其中充滿着更多的情緒，其中（我要說）具有更大的國際規模，她所寫的回憶錄是屬於另一個稍為有些不同的範圍的。但正是這一點使她的關於伊里奇的回憶顯得別具風格，彌足珍貴。克拉拉這樣熱愛伊里奇，所以，能夠知道她所談的關於伊里奇的东西，對我們說來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納·克魯普斯卡婭

1933年8月10日

回忆列宁

在这些哀伤的时日里，我們每个人都感到深切的悲慟，我們每个人都觉得，那位誰也不能代替的人离开了我們，在这些时日里，我們的心头常常浮起了光輝的、如生的回忆，回忆这位独一无二的人，这回忆，像閃电一样，使我們在这位偉大的領袖身上看到偉人。列宁的人格是偉大領袖和人的協調的融合。正由于这一特点，列宁的人格永远銘記在世界無产阶级的偉大的心中，而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的命运。因为劳动者，一切做了財富的牺牲品的人，一切不懂得资产阶级的虛套和伪善的人，都能以精細的本能的敏感，觉察出眞伪、朴实的偉大和浮夸的自負、对他們的实际的爱和追求仅仅表現着虛荣心的声誉間的差別。

我認为，从我个人对永志不忘的領袖和朋友的宝贵回忆中抽出一些片断来發表，是我应尽的責任。这是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应尽的責任。这也是我对他把全部事業貢獻給他們的那些人——全世界的無产者、劳动者、被剝削者、被压迫者应尽的責任，因为他对他們怀着滿腔的热爱，因为他曾自豪地認为他們是革命的战士，是更高级的社会

制度的創造者。

在震撼全世界的俄国革命爆發之后，我是在 1920 年初秋第一次遇見列宁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是在我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宮斯維爾德洛夫大廳的一次黨的會議席上。據我看來，列宁似乎沒有改變，幾乎沒有變老。我可以發誓，他還穿著我初次見他時所穿的那件朴素的、刷得很干淨的上衣。那次是 1907 年，是在第二國際斯圖加特的世界大會上。善于以藝術家的精確眼力看出一切特征的羅莎·盧森堡當時把列宁指給我看，並且說：“你把這個人仔細地看一下吧。他就是列宁。注意他那固執倔強的頭。”

在舉止上和談吐上，列宁還跟從前一樣。爭論有時變得很活躍，甚至很熱烈。和以前在第二國際的幾次大會上的情形相同，列宁表現出他對爭論進程的特別注意、極大的自制力和沉着的神情，這使人感覺到他內心的精神貫注、他的毅力和韌性。這可以由他的感嘆、個別的意见以及他在大會上的較長的演說看出來。任何值得注意的事似乎都逃不過他那敏銳的目光和清晰的頭腦。當時在會議上，然而往往是在會議以後，引我注意的是：列宁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他對待一切同志的那種質朴、熱誠和自然的態度。我所以說“自然”，乃是因為我有一個非常確定的印象，覺得這個人只能像他那樣的舉止。他對待同志們的態度就是他那天性的自然表現。

列宁是一個為大家一致擁護的黨的領袖，這個黨給俄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指示目標和達到目標的途徑，自覺地

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党得到工农的信赖，正在管理国家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是那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一伟大国家的领导者。他的思想和意志也活在苏俄国外的亿万人的心中。在国内，他对任何问题的意见都是有决定性的；凡是有压迫和奴役的地方，他的名字就是希望和解放的象征。

“列宁同志正在领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无论困难多大，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俄国的工人们这样说。他们憧憬着一个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的理想国家，忍饥挨冻地赶往前线，或者以最大的努力在无比的困难下重建国家的经济生活。

“我们用不着害怕地主回来夺去我们的田地。有伊里奇和布尔什维克带着红军救助我们，”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们这样议论着。在意大利的许多教堂的墙壁上很醒目地写着“列宁万岁！”，这表现出某一个无产者的惊喜交集的情感，他是把俄国革命当作自己的救星来庆祝的。无论在美国或是在日本和印度，一切反对私有者权力的起义者，都团结在列宁名字的周围。

列宁身后已留下了一个被他所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他曾受到无限信任的重寄，负有最重大的职责，做着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可是列宁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是多么朴直、多么谦逊！他完全和同志的群众打成一片，同他们不分彼此，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他不想以“领导人物”的资格用一个手势或面部表情来给予压力。这样的手段是和他格格不入的，因为他确实是个表现得很明显的人物。从各

种民政机关和軍事机关那里，急差不断地把报告送来，而这些报告他时常是用几行草書即刻答复的。列宁对誰都有亲切的笑容，对誰都点头，这就經常引起对方报以一副喜悅的表情。在會議进行期間，他常常毫不惹人注意地和某一位負責同志談妥各种問題。在休息时，列宁就不得不經受真正的圍攻：来自莫斯科、彼得堡以及来自各个不同的运动中心的男女同志們都团团圍住他。特别是許多青年同志包圍着他，向他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請您……”“列宁同志，您不要拒絕……”“伊里奇，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您……可是……”就这样像冰雹般紛紛投来許多要求、詢問和建議。

列宁以毫無倦意的、令人感动的耐心傾听和回答一切人。对于党的工作或个人的不幸，他都关心地傾听着，并且經常願意帮忙。瞧瞧他怎样对待青年人，心里就觉得高兴：純粹同志的态度，一点也沒有書生气、教訓式的語調或是自命不凡、倚老卖老的样子。

列宁在行动上所表現的，正如他以平等人的身份在同他息息相关的平等人中間所表現的那樣。他身上也沒有絲毫“首長”的痕迹，他在党內的威信是一个最理想的領袖和同志的威信，大家由于認識到他永远了解別人并希望被人了解，对他十分景仰。我当时不無痛苦地把列宁周圍的气氛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父”的刻板板的高傲气派作了比較。作为“德意志共和国總統先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埃貝尔特，刻意揣摩資產階級的“一切派头和風度”，喪尽了任何人

格，在我看来，这样不像話是十分荒唐的。当然，这些大人先生們是決不像列宁那样“輕率而奋不顾身地拚命想要完成革命”的。在他們的保护之下，资产階級現在甚至比在海涅时代 35 个君主統治之下更可高枕無憂，——它可以打鼾打到最后革命也在这里从历史上准备好了的、必然的洪流中掀起浪潮，并向这个社会大声怒喝：“你当心点吧！”

* * *

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获得的对列宁的印象，由于我以后时常和他交談而逐漸加强，在我第一次訪問列宁的家庭的时候，这种印象是更加深刻了。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宮。你必須通过一些守衛，才能見到他的面——这种預防的措施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反革命分子不断地想对革命領袖实行恐怖的暗杀。必要的时候，列宁也在政府的那些壯丽的大厅里接見宾客。但他私人的住处却是極端簡單朴素的。我有时常去工人的住宅，它們比这“莫斯科的全能的專政者”的住宅，在陈設上要富丽得多。

我碰見列宁的夫人和妹妹正在吃晚飯，她們就立刻非常热誠地邀我坐下同吃了。那是一頓当时任何一个中等苏維埃職員吃的簡單的晚餐：茶、黑面包、奶油、干酪。后来他的妹妹一定要找一找有没有什么“甜”食来“款待客人”，結果，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小罐果子醬。大家知道，农民們把大量的白面、脂油、鷄蛋、水果之类送来給“他們的伊里奇”；但大家也知道，列宁的家里是什么也沒有留下的。一切东西都分發到了医院和孤兒院，因为列宁的家庭严格遵守着在

与劳动群众同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原则。

自从1915年3月在伯尔尼开过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列宁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娅同志。她那仁慈的、生着一对温和而善良的眼睛的脸上，带着那个损害她健康的痼疾的难忘的痕迹。可是，除掉这种情形以外，她还是老样子，体现出坦率和纯朴，以及一种十足清教徒式的简朴。她把头髮往后梳得光光的，在脑后打了一个不很精致的结，穿了一件朴素的上衣，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她是一位心里老是急着要多做一点事情，唯恐浪费时间的劳累的工人之妻。作为“大俄罗斯国家的第一夫人”——根据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术语来说——克魯普斯卡娅在对被压迫者和受苦受难的人们的事业的忠诚上，無疑地是首屈一指的。对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的最真挚的共同一致的看法，使她和列宁结合起来。她是列宁的得力助手，是他首要的也是最好的秘书，是他在思想上最可靠的同志，是他的见解的最有权威的说明人，同时她不倦地在工人当中宣传列宁的思想，也同样不倦地、聪明而机智地争取朋友和信徒。此外，她还有自己全力以赴的特殊的活动范围，——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

如果以为克魯普斯卡娅同志是以“列宁夫人”的身份而住在克里姆林宫的，那就未免失敬和可笑了。她同他一起工作，替他分憂，对他关怀，正如她畢生所做的那样，正如当年地下生活的条件和最殘酷的迫害硬把他们拆开的时候那样，她以純粹母性的关怀备至的天性把列宁的住处变为名

副其实的“亲爱的家庭”，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她是受到列宁的妹妹的热烈支持的。当然，这并不是带有德国庸俗气味的家庭，而是充溢着一种精神气氛的家庭，这种气氛反映着把这些在一处生活和工作的人彼此联系起来的关系。我所得的印象是，在这些关系上，一切都是以真实、诚恳、了解和热忱等等绝无仅有的情调为基础的。虽则那时我个人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还并不怎样相熟，可是我立刻感到跟她在一起和在她们友好的照顾下，像在家里一样。列宁来了，不多一会出现了一只大猫，它受到全家高高兴兴的欢迎，跳上了“恐怖分子的可怕领袖”的肩膀，然后舒服地伏在他的膝上，这时，我仿佛是在自己家里，或是同罗莎·卢森堡和她那为朋友们所怀念的猫“咪咪”在一起了。

列宁发觉我们三个妇女在讨论艺术、教育和训练的问题。我这时恰巧正在对布尔什维克的独一无二的巨大文化工作，对于为艺术和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的俄国创造力的旺盛，表示惊喜。同时我也并不隐瞒我的印象：曾经屡次看到很有一些信心不足、盲目摸索、姑且尝试的形迹，而除了热情地探求文化生活方面的新内容、新形式、新途径以外，有时也发生故意“崇尚时髦”和仿效西方形式的情形。列宁立刻很热烈地参加了谈话。

“那些新的力量的觉醒，它们为了要在苏俄创造新的艺术和文化而做的工作，”他说，“是好的，很好的。这一发展的猛烈的速度是不言而喻的、有利的。我们必须弥补几百年来所错过的事情，并且我们希望能这样。混乱的酝酿，狂

热地寻求新的口号，今天宣布‘頌揚’艺术和思想領域內的某一派別，明天又嚷着要‘把它釘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正在解放那向来被束縛的一切力量，正在把它們从生活的深处推到表面上来。这里給你們举一个例子。想想沙皇宮庭的風气和癖嗜，以及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趣味和爱好，對我們繪画、雕塑和建筑的發展所發生的影响吧。在一个以私有財產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場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們的革命已經把艺术家們从这一最無聊的事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革命已使苏維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定購者。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自己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創作，没有什么顧慮。

“但自然我們是共产党人。我們決不可以袖手旁觀，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發展下去。我們必須完全有計劃地領導这个發展过程，去形成它的后果。我們离此还很远，非常远。据我看来，我們也有自己的一批卡爾斯塔特博士¹。我們是过分热心的‘繪画破坏者’。即使美术品是‘旧’的，我們也应当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范例，推陈出新。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我們就要撇开真正美的东西，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發展的出發点呢？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新的’，就要像崇拜神一样来崇拜新的东西呢？那是荒謬的，絕頂荒謬的！这里有很多虛偽，当然，也有对于在西欧占統治地位的艺术風气的不自覺的尊敬。我們是好的革命家，